

大鳄无形

南豫见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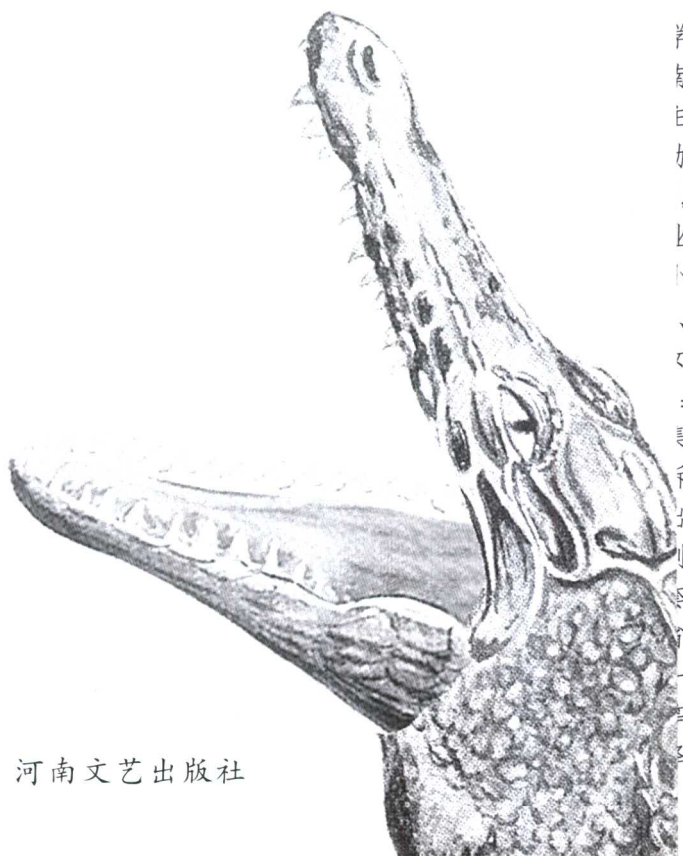
英雄、美女、
言情、财富、恩怨、
权谋、追杀……
一条主线，数条副线，贯穿始终。
大善大恶、大忠大奸、
大荣大辱、大爱大恨、
大悲大喜、大起大落、
大开大合。
故事传奇，情理之中，意料之外，
张弛有度，引人入胜。



河南文艺出版社

大鰐无形

南豫见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鳄无形/南豫见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
2005.5

ISBN 7-80623-557-4

I. 大… II. 南…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11596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开本	32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号楼	印张	11.125
邮政编码	450011	字数	258000
承印单位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	印数	1-6000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版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纸张规格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印次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80623-557-4/I·392	定价	1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单位联系。

内容提要

桃苑宫的小姐色艺俱佳,令青城的豪门显贵如蝇扑膻。为使这些“人渣儿”提起裤子也无从赖账,总经理甘姝丽在所有的豪华房间都秘密安装了当今世界最先进的摄像头,不经意间暴露了一只金融大鳄的恶鳞。而由此牵涉到的权钱交易、政治黑幕一旦大白,势必引发青城政界的一场八级强震。

于是,一场以黎家岩为首的共和国卫士追捕大鳄的惨烈鏖战打响了。黎家岩从一桩谋杀案切入,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用老刑侦睿智的目光透视出了桃苑宫阴暗浓重的背景,使建国以来最大的一起金融诈骗案露出了冰山一角。他因势利导地拨开层层迷雾,绕过阵阵险滩恶流,撕毁一张张保护伞,经受住了重重压力,捕捉到了以“优秀民营企业家”享誉青城的流银亮的蛛丝马迹,并终于将这条金融大鳄从异国他乡诱捕归案。

《大鳄无形》拥有畅销书的所有元素:英雄、美女、言情、财富、恩怨、权谋、追杀……一条主线,数条副线,贯穿始终。大善大恶、大忠大奸、大荣大辱、大爱大恨、大悲大喜、大起大落、大开大合。故事传奇,情理之中,意料之外,张弛有度,引人入胜。

第一章

[1]

桃苑宫是青城路人皆知的“那种场所”。

如今做那种生意的路边店、恋歌房、洗脚城比比皆是，吃这碗饭的小姐多如牛毛。警方多次查禁大都是做戏让上边看的，或者是对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视察的。雷声大雨点儿小，下场毛毛雨，水过地皮干。不查做得欢，查了做得更欢。何故？不查还不知道，查了如同做广告。如今兜里有钱就烧包儿的人不少，想找小姐过把瘾的人也不少。过去可能还不摸门道，看了扫黄的电视新闻后，按图索骥打上门去的不乏其人，并且还为数不少。

“警娼合一”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小姐拉客的第一句话就是：“放心吧，我们这儿没事儿。”传说有一十足文化人模样的顾客问：“咋个没事儿法？”小姐说：“公安局的下属企业还能有事儿？”此人笑道：“你们这也叫企业？”小姐回答得很坦诚很直白：“我们这一行怎能不叫企业？大家都在联手做嘛！无噪音无污染，不要政府的救济款，解决内需求发展。从小处讲，我们这是找了个饭碗，朝大处说这也是再就业工程嘛。”此人不无惊讶地说：“真不可思议，你们挺想得开嘛！”小姐便咧开猩红的小嘴笑道：“父母给我一块田，至今荒了十八年。改革开放政策好，我要用它来赚钱。”此人人为之大跌眼镜道：“难道你就打算一直这样做下去？”小姐用打量出土文物的目光打量着他说：“你以为做我们这一行的太下贱太没有社会地

位？”此人频频点头。小姐一脸职业笑容说：“这只能说明你老板的观念陈旧。你没有听过一个时新的段子？”顾客茫然摇头问：“什么段子？”小姐张口就来：“三陪小姐不落泪，挺胸走进夜总会。谁说我们无地位？昨天还陪领导睡。”

当然，这些路边店、恋歌房、洗脚城都是低档次的，小姐也是低档次的。而桃苑宫却是集高档食宿、豪华健身与现代娱乐于一体的三星级宾馆。在星级宾馆里扯旗放炮地做那种生意，又能扯旗放炮地不承认做那种生意，出了事儿还能扯旗放炮地摆得平平的。

这就是桃苑宫的一大特色。

这当然得益于手眼通天的总经理甘姝丽。

正值青春妙龄的甘姝丽，已是青城有口皆碑的社会名人。在前年全省女子健美操大赛上，她技压群芳，一举夺冠。电视实况转播时，她在荧屏上的一招一式，一颦一笑，让男人见了想入非非、神不守舍，令女人见了心生妒忌、眼睛发绿。接下来，她就成了新闻媒体狂轰滥炸的对象。报刊有长篇报道，电视有专题采访。她莞尔微笑的彩照上了一家杂志的封面，使这期杂志青春勃发，洛阳纸贵，加印五千册后仍继续走俏脱销。

其实知情者都明白，甘姝丽的出名，不单单是她面容姣好，乳丰臀硕。她的职务无疑是最重要的因素。

桃苑宫是流银亮任董事长的青城科技公司的下属企业。桃苑宫最初的构思，完全出自公关的考虑，想弄一处搞接待的场地，有吃的有喝的有玩的有乐的。总之都要高规格，让来者不来不知道，一来忘不掉，来了还想来。这样才有利于公关，才有利于公司的发展。纵然是纸上谈兵，也要有一个名字吧。在命名的过程中，有人说还是规矩点儿叫“招待所”吧。议议觉得太小家子气，就冲这土得掉渣儿的名字，别说位高权重的

大领导，就是一般有头有脸的人也请不来，这无疑违背董事长流银亮的初衷。议着议着，就有高人提出“桃苑宫”的构想：桃，桃花，粉面桃色，桃色新闻；“桃”字不仅与漂亮女人密切相关，还让人浮想联翩；苑，苑林，御苑，皇家花园，帝王游乐的地方，这是个高雅富贵的字眼；“宫”字就更耐人寻味了，皇宫，后宫，宫女，三宫六院，七十二妃。由这三个字组成的“桃苑宫”，很自然让人以为这里美女云集，园林如画。其规格之高，寻常人无从涉足，惟帝王般的豪门显贵才有资格到此游乐。而时下具有帝王情结的人愈来愈多，到桃苑宫来“帝王”一番，亦真亦幻地了却一下帝王情结，可谓不枉此行。即便是尚不敢怀揣“帝王”情结者，来桃苑宫潇洒一把，亦有孙大圣偷食蟠桃的乐趣，且常偷常新，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一年前当桃苑宫还静卧在图纸上，董事会组织各路幕僚进行市场论证时，上马派并不占上风。理由有三：一是青城的宾馆业已经饱和；二是各大宾馆平时入住率低于百分之五十；三是色情服务场所生意不错，但风险过大，一不小心弄顶“老鸨”、“鸡头”的帽子，可是吃枪子的罪……

下马派接二连三地粉墨登场，一通接一通的高言耸听，弄得流银亮的肚子里如同塞满了冰棍，差不多就要拍板偃旗息鼓了。

就在这时，一直在一旁静观默察的甘姝丽横空出世。她说：“青城诸多娱乐场所与我们桃苑宫是两码事。再说企业的经营状况与业绩纯属个人行为，这边落魄下课，那边火爆开业，凡事都有浑水的亦有摸鱼的。同行不同利，市场经济的残酷与风光也在于此。谁能说他们不行就证明我们也一定不行？这是我有悖于诸位的第一个理由。至于打不打色情服务这张牌？如何打这张牌？见仁见智，仍是企业的个人行为。打不着狐狸空落一身臊是弱智，如果再弄顶所谓的‘老鸨’或

‘鸡头’的帽子,那便是弱智的弱智。弱智者何谈领办企业?市场经济的法则就是优胜劣汰,是强者的天下。这是我与诸位不同的第二个观点。我的第三个理由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理由,就是桃苑宫的前景非常可观。中国当前最富有的阶层是什么?是所谓腰缠万贯的民营企业家?还是道貌岸然的官僚阶层?我以为用权力转化为资本,与前者步履维艰的企业经营相比,简直是太轻松太潇洒太随意了。而前者即便是艰难地完成了有限的资本积累,也要源源不断地注入一些官僚的口袋。这些完成了原始积累的后者也包括前者。当品尝够了天下的山珍海味之后,他们的欲望就会整齐划一地集中在玩乐上。如何从富有阶层的口袋里掏钱?高消费场所是生意人最明智的选择。我们桃苑宫的经营理念就在于此。说得再直白一点儿,腐败之风愈盛我们桃苑宫的前景愈看好。如果连这点儿市场目光都不具备的话,那我们就真该想想下课的问题了。不知大家以为然否?”

众人哑然。

流银亮一锤定音:“上!”

这边工地上大兴土木,那边大张旗鼓地在全省遴选出三十六位靓丽少女,由甘姝丽率领赴沿海最开放的东莞市学习高品位的按摩与三陪。

这边工程竣工,那边学艺归来。

开业那天,甘姝丽组织三十六辆敞篷皮卡,每辆车厢前边都亭亭玉立一位披红着彩的靓女。

车身上都张罗着巨幅横标:

“桃苑宫小姐”从南方学艺归来。

“桃苑宫小姐”恭候您光临桃苑宫!

“桃苑宫小姐”期盼着与您共餐共歌共舞!

“桃苑宫小姐”与您共享天伦之乐！

.....

车队如长龙般缓缓停，飘传单，送金曲，吹吹打打，闹腾了整整三日，将靓女们清水芙蓉般的仪态芳容，尽情地泼洒在青城的主要街道上，滋润在好色之徒们的心坎里。受之重金的诸多新闻媒体，也一齐赤膊上阵，擂鼓助威，将青城上下轰动得地晃山摇。

桃苑宫一开张，富有阶层们便如蝇扑膻，一批又一批，此起彼伏，嗡嗡嚶嚶。能在桃苑宫潇洒一番，与“桃苑宫小姐”过上一把瘾，成了身份与地位的象征。

桃苑宫一时间声誉鹊起，顾客盈门，不尽财源滚滚而来。

[2]

树大招风，想昭示桃苑宫内幕者不乏其人。

但结局概莫能外：无不在甘姝丽布下的阵前，壮志未酬空悲歌。

《青城晚报》的一位名叫张红的女记者，偏偏想与甘姝丽较一较真。她以客人名义住进桃苑宫，卧底到桃苑宫小姐中间，很快便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打算图文并茂地来一大版爆炸新闻。

其实，张红的暗访已尽在甘姝丽的股掌之中。甘姝丽略备水酒，请来了张红。张红不肯入席，一脸的大义凛然：“甘经理，你有话便说，我不吃这一套。”

甘姝丽也不勉强。她哑然一笑，自斟一杯，饮下后说：“张小姐你错了。你在我这里卧底采访这么长时间，照你们新闻的行规，应该让我这当事人过过目。免得将来因事实出入而

对簿公堂，大家的面子上都不好看。”

张红一脸的不屑：“甘经理多虑了，我文责自负。”

甘姝丽拎起酒瓶，又缓缓地斟了一杯道：“张小姐，你可不要以为我是求你的，不让你去曝光——”

张红面露诧异：“那你想做什么？”

甘姝丽这才把目光转向张红道：“我不想让你跌跤子，张小姐。我清楚你出身贫寒也没有什么背景，能考上大学捧上记者这碗饭也不容易——”

张红不以为然：“正因为不容易，我才不能违背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

甘姝丽冷笑一下说：“其实你已经违背了——”

张红愠怒道：“凭什么这样说？你讲话要有根据！”

甘姝丽说：“张小姐你不要激动。我不看你的文章就知道你所写的内容，不外乎展示一下我们桃苑宫小姐的一些小出身，描写一下她们陪伴客人时的一些场面、细节，甚至有些床上的镜头。不就这些？”

张红脸一红道：“就这些已足够了——”

甘姝丽质问：“足够什么？”

张红说：“足够展示你们桃苑宫的肮脏内幕，让你们大白于青城大白于天下，让你们统统关门下课——”

甘姝丽淡淡一笑道：“你想砸我的饭碗？”

张红道：“如你这种饭碗砸了活该！”

甘姝丽微笑：“你砸不了！”

张红赌气：“我砸定了！”

甘姝丽继续着微笑：“我说你砸不了张小姐。你可以砸，但是你砸不了！”

张红红了脸：“不妨一试！”

甘姝丽仍微笑道：“结果恰恰相反张小姐——”

张红一怔道：“你什么意思？”

甘姝丽一字一句地说：“你砸掉的是你自己的饭碗。”

张红赌气放声大笑：“笑话。真可笑，可笑至极！”

甘姝丽始终保持着淡淡的微笑说：“我想你这篇文章肯定不乏激情也不乏血性，但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张小姐，它是一篇废稿，连你们《青城晚报》也见不了——”

张红不以为然：“你还不是我们报社的总编吧，甘经理？”

甘姝丽笑道：“不妨一试，张小姐？”

张红坚定地说：“那当然。”

张红大义凛然地赶回报社。照程序，文章先由部主任签发，之后再由值班总编签发。谁知她刚走进报社大门，门卫拦住她说总编找她。总编也不拐弯抹角，要去了她精心写就的这篇文章，并让她交出了采访本还有两卷胶片。总编也不说枪毙的理由，只是当着她的面将文章、采访本，还有两卷胶片统统丢进了文件粉碎机。

张红惊呼：“这是为什么，总编？”

总编不解释为什么，不容置辩地说：“张红同志，你目前有两个选择：一是去桃苑宫向甘姝丽经理道歉，之后仍继续在报社上班，告诉你这是甘姝丽经理为你求了情我才这么做的。另一个选择是你若不去找甘姝丽经理道歉，那你就到财务处清一清账，从今天起你就与报社没有任何关系了。”

张红经过认真思考后，选择了前者。甘姝丽热情地接待过张红之后，把她引至接待大厅。厅门口竖着一个写有“谢绝采访”的纸牌子。

甘姝丽指指纸牌子说：“你们记者有采访的自由，我们有不接受采访的自由。其实，一开始我就发现了你来拆庙的动机，我完全可以如对待你的同行同道们那样，用另外一种不礼貌的方式把你驱逐出去。我之所以没有这么做，主要是看到

你还很年轻，还不谙世事，还一脸的清纯。我想与你交个朋友，交一个女记者朋友。”

张红愕然。

甘姝丽说：“其实你们记者的口碑已每况愈下，职业道德整体下滑。有偿新闻、索要红包还不特别可怕，可怕的是歪曲事实、颠倒黑白、制假贩假，很是有点儿谎言如歌的意味。”

说到此，甘姝丽与张红莞尔对笑。

这时，有几位花枝招展的桃苑宫小姐从她俩身边招摇而过。甘姝丽淡然一笑道：“张小姐，你拿起笔做刀枪，对准这些年轻的生命不觉得残酷么？其实她们沦落到这一步的深层原因是什么？你认真地考虑了么？她们心中的悲苦你清楚么？她们的存在固然腐败了社会风气，被舆论称之为死灰复燃，但舆论对死灰为什么会复燃却挺谨慎。刻薄些说，她们不过是一只只飞蝇。飞蝇赖以生存的根本是什么？是秽物！没有秽物，何来飞蝇？一位有胆识的记者是不应该只打飞蝇的，她们毕竟也是不堪一击的弱势群体呀。有胆识的记者，应该把笔锋与镜头对准桃苑宫的背景，照一照那些在小姐们身上作孽泄欲的豪门显贵，写一写这些腐败者的丑陋心态，将他们的丑恶灵魂好好地曝曝光，理直气壮地铲除这些滋生飞蝇的秽物——”

张红不能不对甘姝丽刮目相看了：“甘经理，您既然如此洞明世事，让我如何理解您的行为呢？”

甘姝丽坦然答道：“为了生存，这是我选择的一种生存方式。”

张红惊呼：“那你这是一种扭曲呀。”

甘姝丽苦笑着—抚张红的肩胛道：“社会已经扭曲变形了，个体的人焉能不扭曲变形？”

张红为之默然。稍许，她一脸迷茫地问：“甘经理请您告

诉我，我们报社的总编何以持如此态度？”

甘姝丽笑而不答。

张红穷追不舍。

无奈，甘姝丽才说：“他怕我砸他的饭碗。”

张红惊讶至极，竟久久说不出话来。

[3]

对桃苑宫和甘姝丽的发达还有一双极度关切的目光。这双目光一直躲藏在暗处，或者说被一层和善的表象遮掩着。

此人叫田根生。

如今青城的老百姓私下盛传：桃苑宫是青城最大的“鸡村”，“桃苑宫小姐”全是南方化的“开放鸡”，而甘姝丽是这群“开放鸡”的“鸡头”。还有更耸人听闻的：甘姝丽坐台的价格是十万，出台的价格是三十万。诸如此类的传闻强化了桃苑宫的神秘感，而神秘感的广告效应是巨大的。如此一传十十传百，像推倒的多米诺骨牌很快便铺天盖地，桃苑宫成了青城各阶层的热门话题。怀着对神秘感的强烈探究兴趣，来此挥金如土的豪门显贵摩肩接踵，络绎不绝。高档次的三陪服务，更赚得了大批的回头客。面对桃苑宫的兴隆生意，看着甘姝丽财大气粗、趾高气扬的样子，田根生妒火中烧，恨得眼睛冒血。

田根生从一开始就盯上了桃苑宫，毛遂自荐地担纲了桃苑宫的工程监工。这无疑是个最累最苦又最不讨好的差事。他原以为有了差不多一年的出大力流大汗，桃苑宫总经理这个肥差非他莫属。谁知到头来总经理一职竟落在了甘姝丽的头上，这真让田根生气得牙根直痒痒。他背地里跳脚大骂流银亮，将所掌握的最下流最恶毒的骂人词汇连连抖落了数遍。

他大骂流银亮不分亲疏远近。因为他毕竟是流星星的丈夫，而流星星是流银亮的宝贝女儿，他是流银亮的乘龙快婿。甘姝丽算哪门哪路的？流银亮这不是肥水流入外人田么？这个糊涂透顶的老丈人！老混蛋！

流银亮携家带口从青海回来时，一脸的落魄，一身的穷酸相。

而此时田根生在桃园区一家小食品厂当厂长。集体企业性质的小厂，职工人数不多，差不多全是清一色的年轻女工，有人戏称田根生是“党代表洪常青”，带领着一支“红色娘子军”。

如此比喻，若按男女人数的比例，实属相差无几。

若论品行，田根生与洪常青却是判若云泥。

田根生是只大色狼，小食品厂成了他的后宫。年轻女工们他想干谁就干谁，想啥时干就啥时干，谁不让干就滚她娘的蛋。

玩女人如同吸大烟，也会“上瘾”。田根生就有了这玩女人的瘾。玩腻了身边的年轻女工，他就想换换口味儿。于是就生发奇招儿，在报纸、电视台登广告，说是招聘女财会人员，并将年轻貌美、能歌善舞作为主要条件。

就这样，流星星出现在了田根生的招聘办公室。田根生一见流星星，眼睛立马变直了。他装模作样地让她填张表格试试笔。还让她扭扭身段，唱了一曲。唱毕，她问：“当会计跟唱歌跳舞好像关系不大呀。”

田根生煞有介事地说：“此言差矣！我们现代化企业所必需的都是高素质的人才，唱歌跳舞属公关范畴，新型的财会人员若不能公关是不合格的。你的基本条件还可以，先试用一段吧。”

试用不到一个月，他就把她试用到床上去了。他对女人老门老道，熟能生巧。她初涉男女情事，不试不知道，一试忘不掉。他图新鲜，她图感觉。两情相悦，很快便如胶似漆、难舍难分了。

一只老色狼对一位不谙世事的小姑娘，当然是他一直占着主动权。他的本性是吃鱼又不想沾腥，所以在试用时也就一直戴着安全套儿。

后来，流银亮的青城科技公司出现了良好的开局。田根生“慧眼识珠”，断然决定把自己此生的命运寄托到流银亮身上。因为领办小食品厂太累太费神，浪费了他太多的精力，他原本应该把这些精力体力全用在女人身上的。人生苦短啊！有了如此打算，再“试用”流星时，他就不用安全套儿了，三下五除二就让她受孕了。

此时他操纵着她跟流银亮摊牌，说是要跟他结婚。

女儿一直是流银亮的掌上明珠。一听说女儿找了田根生，流银亮立马便炸了庙。他见不得田根生尖嘴猴腮的模样。再说年龄悬殊也太大，女儿总不能再找个爹吧？

于是流银亮明确表态坚决不同意。

女儿固执己见。哭闹，使性子，绝食不吃饭。

一开始流银亮毫不手软，又骂又打，招数使尽未能奏效。

后来，流银亮毅然将女儿关了起来，不让她与田根生见面。

流银亮又找到田根生说：“你与我女儿不合适，希望你别再纠缠我的女儿。”田根生嬉皮笑脸地说：“你搞错了流经理，不是我纠缠你女儿而是你女儿一直纠缠我。只要你女儿提出散伙，我一点儿意见也没有。你想啊，我厂长当着有香的吃有辣的喝，我田根生何患无妻？”说到气头上，流银亮说：“我就

是把女儿剁剁喂猪也不能让你上手。”

田根生仍嬉皮笑脸，不气不恼。他心里有数，流星星跑不出他的手心儿，流银亮这会儿蹦得有理。如果换了他，如花似玉的女儿跟了个如自己一般模样的人，他一样会蹦，而且会蹦得更高。但蹦归蹦，蹦也是空蹦瞎蹦，蹦到头还得依了自己的女儿。这种事儿在世间太普遍了，太司空见惯了。为此，田根生打定主意，眼下还不能跟流银亮的关系弄得太僵，他得放长线钓大鱼。他不仅要娶流银亮的女儿做妻子，还要花流银亮公司的钱过日子，用流银亮公司的钱搞另外的女人。

田根生果然摸准了流银亮的脉。

流星星摊出了最后一张王牌：说她已经怀上了田根生的孩子，一口咬定她这一辈子非田根生不嫁，活着是田根生的人死了是田根生的鬼。并扬言若再干涉她与田根生来往她便不活了——流银亮便硬着心肠，口是心非地说：“那你去死吧！你死了我倒省心了，你死了我一滴眼泪也不会掉。”流星星还真的寻死觅活拿头朝墙上撞，撞得血珠儿直冒。流银亮这下慌了。他对待女儿原本就是色厉内荏，刀子嘴豆腐心，见此情景他不得不软了下来。

但是流银亮一直没有放弃使女儿回心转意的努力。直到田根生迎娶的鞭炮声在门外响起，流银亮还眼含热泪一片舐犊情深地说：“我的宝贝女儿，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可流星星还是义无反顾地钻进了田根生迎娶的花车。

当公司滚雪球般做大急需人手时，流银亮念及“打虎还是亲兄弟，上阵还得父子兵”的古训，再说女儿毕竟是流银亮的连心肉，他便把女儿与女婿都召到了公司。

开始，流银亮对田根生还存有戒心。

做过厂长的田根生当然对流银亮的心思琢磨得透极了，

他精于世故如同玩女人那样得心应手。他对流银亮毕恭毕敬,流银亮指哪儿他打哪儿,办事雷厉风行,井井有条。即便是很违心的事儿,他也把不满深藏在心里把微笑流露在脸上,不抬杠不打别,更不消极怠工。并且他还恪守一个原则,从不在背后讲怪话发牢骚。因为他明白:在公司内部到处都会有流银亮的耳目,他不能在小事儿上翻船。就这样,日子不长,他就得到了流银亮的赏识,一步一步地攀升到了办公室主任的位置。

虽然这个位置承上启下在公司至关重要,可他的目的是总经理的位置,是全面地替代流银亮,坐青城科技公司的第一把交椅。

田根生清楚他与流银亮的年龄相差无几,等流银亮老了他取而代之的希望近于荒唐。因为他多年贪恋女色,荒淫无度,已具肾虚肾亏之状,综合体质与流银亮相比,相差甚远。如果流银亮没有意外的事情发生,彼此都遵循新陈代谢的自然规律,他死在流银亮前边是毋庸置疑的。为此,田根生从以女婿的身份进入青城科技公司的第一天起,就萌生了从肉体上消灭流银亮并取而代之的念头。

至于何时消灭如何消灭,只是一个选择时机与方法的问题。后来接连发生的事,使田根生清醒地意识到是时候了,再不动手就蛋打鸡飞了。

流银亮与诸多民营企业家的境遇大同小异,在许多人的眼里也是一块肥得流油的唐僧肉。在创业阶段他曾请高人算过命,说他命运的吉祥造化一如他的名字:流银亮。银子到手后,只有流出去才能发亮,若是把着银子当放不放做守财奴,必定会招灾引祸,甚至是死于非命。

这番话对流银亮的作用非浅。加上流银亮本性为人厚道,重交情讲义气,凡桃园区头面人物的红白喜事,他都有红